

八大关里数落叶

青岛的秋,从来不看日历的脸色。日历上说立秋了,那是骗外地人的。青岛的秋,你得去八大关的风里找。等哪一阵风,吹落了第一片法桐叶,晃晃悠悠,贴在正阳关路的石板路上,“啪”的一声,脆生生的——好了,秋来了。

我不爱凑热闹,夏天的栈桥和人多得像下饺子的海水浴场,留给游客吧。秋日午后,我只想去八大关走走。这里的路,每条都有自己的小脾气。紫荆关路软绵绵的,像个安静的姑娘;嘉峪关路敞亮,像北方汉子的胸膛。我最喜欢的,还是居庸关路,一到秋天,两排银杏就憋足了劲儿地黄,黄得不管不顾,黄得理直气壮。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,碎成一片片金子,打在脸上,暖烘烘的,让人忍不住眯起眼睛。

往里走,人声远了,只听见自己踩在落叶上的声音——沙沙、沙沙,像在跟时间说悄悄话。花石楼就立在不远处的海岬上,灰扑扑的,一声不吭,花岗岩的墙面被夕阳照着,泛出一种旧旧的黄,像老照片的颜色。它看了多少年潮水涨落?听了多少对新人在楼下拍照?不知道。它也不说。我总觉得,真正经历过事儿的东西,都是沉默的。像海边那些礁石,浪打了多少年,一句疼也没喊过。你走近了看,满身斑驳,全是故事。

正想着,一阵笑声把我拉了回来。脆生生的,是小女孩的声音。循着声音找过去,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,整个人扑在一堆落叶里,手脚并用地划拉着,像在金色的海里游泳。她抓起一把叶子往天上扔,叶子散开来,慢悠悠地往下飘,她就仰着头,等着叶子落到脸上,然后咯咯地笑。她妈妈坐在旁边的长椅上,也不说话,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。那个眼神,怎么说呢,像在看一件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。

饭味儿

“住村北头的朱木匠家晌午炒大白菜,锅里肯定搁了猪肉脂渣,还用了葱、姜、八角爆锅,放了茼蒿增味……”村南梢杨叔说的这句话,算来快过去50年了。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耳不背、眼不花,平日乐意拎个槐木马扎在院门前的老榆树下乘凉歇息,天凉的时候,则拎了马扎到院墙西侧光照好的地方晒暖打盹儿。村里在城中做工的晚辈每每回村,见他都下车落脚,喜欢跟他寒暄,有的还顺劲逗他几句:“杨老爷子,当年朱木匠住村后,杨府立在村南,两厢够远呢,你咋能闻到人家炒菜锅里搁了猪肉脂渣?”“那个时候俺鼻子尖,辨个饭味儿容易,不过不是俺硬要闻,是肚里敲响的饿鼓让闻的。”话一说完,杨叔常会笑着起身活动筋骨,一时萌生的倦意陡然没了。

杨叔年轻时没学过啥手艺,但他体格壮,生产队里的重活累活都能担下,家中打理自留地、菜园的脏活苦活也不在话下。由于家口多,那些年的工分又不怎么值钱,家里日子拮据,一年到头除了年节,捧起的饭碗里大多是粗粮糙菜,清水寡汤。饥肠不会糊弄人,干体力活能量消耗大,离饭点还早呢,杨叔肚子里就敲响饿鼓了。村北头的朱木匠有手艺,平日在大队木工房干细活,早早晚晚在自家东厢屋里加班加点忙活街坊托付的木匠活计,有零钱挣,家里日子过得宽裕些,煨碟小干鱼,炸盘花生米,切个酱腌辣菜丝,一高兴再让女当家的炒上碗鸡蛋一并端上炕桌,温壶地瓜干酒,美滋滋地抿上几盅是隔三差五常有的事。暮秋,菜园里的大白菜收获了,大锅炒白菜时,抓把炼过猪油的下脚料脂渣与葱姜爆锅,让跟着自己吃苦遭罪的老婆孩子就着菜多扒拉几碗饭,既是心愿,也是责任。秋天,北风来得勤且硬,猪肉脂渣混搭葱花、生姜、八角、茼蒿一同爆锅,溢出的香气顺风一散,住村南梢且鼻子尖的杨叔就很容易受到这缕缕饭味儿的熏染了。

或许是因家口多,住村南梢的杨叔日常饭碗里老是缺荤少腥,也许猪肉脂渣熬白菜的气味过于诱人,不管啥季节,坡里、园里、家里杂七杂八的营生忙乎完,他就习惯性地拎马扎坐在院门前,或坐在西院墙临街的墙边,人来了搭个腔,没人来就闭目静坐,饭点拖长好大会儿,再起身往家里踱步。日子久了,家里人、村里人都说他执拗地在下风口闻人家炒锅

我站在那儿,看了好一会儿。

以前读到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,总觉得有道理。叶子落了,花儿谢了,天气冷了,有什么好开心的?可那天看着那个小姑娘,我突然觉得,可能我们都想错了。叶子落下来,是把位置腾出来,让给明年春天的嫩芽。它烂在土里,变成养分,是把自己还给了大地。就像那个妈妈,她看着孩子长大,自己慢慢变老,可她眼里的光,比二十岁的时候还要亮。这大概就是秋天教给人的事——有些东西消失了,是为了让另一些东西更好地出现。

回来的路上,路过第一海水浴场。夏天挤满人的沙滩现在空荡荡的,只有海浪一层一层地往上爬,又一层一层地退回去。远处坐着一个老人,面朝大海,一动不动。他在看什么呢?看船?看云?还是什么都没看,只是想坐一会儿?我不知道。但我突然觉得,看不看得懂,其实没那么重要。海就在那儿,秋天就在这儿,你来了,你走了,它们都不增不减。

所以啊,人生里的那些得到和失去,相聚和离别,也许真的不用太较真。拥有的时候,就好好珍惜,像那个小姑娘抓住一把落叶那样用力;失去的时候,就学学这片海,空着,也是一种辽阔。

八大关的银杏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。我们这些人啊,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人生不过是一场秋天的童话——一半是热热闹闹地活,一半是从从容容地告别。

今晚,如果有一片红叶轻轻落在你的窗台上,那大概是秋风替我捎去的问候。

秋天快乐。

里飘来的饭味儿。

住村西崖南角的老崔也有类似杨叔的习惯,他不在家门口、院墙边静坐,到了晌午或后晌饭点,喜欢出门往北到大街上溜达,听到谁家有着炒菜的动静,或闻到谁家有着煎蛋煎鱼的香味儿、腥味儿飘散出来,小碎步便迈得格外快,一會兒工夫就摇晃人家的门栓,假以借用个铁锨、锄头,要不就借个筐篓为名,跟其家主搭话套近乎。来的都是客呀!村人日子过得虽不宽裕,但都讲礼数,家主见老崔临饭点还进门借家什,许是急用呢,便招呼其炕上坐,虽缺腥少荤,但将就着抿两盅散装酒,再吸溜碗疙瘩汤吧。老崔每每都是挺像样地客气一番,嘴里说着不、不,腿却往人家屋里挪。等抿了酒、吃了饭,回家的步子迈到门外街上,进门说的借家什用的话提都没再提。清静下来时,崔婶道他嘴馋,老爱瞅着人家饭点闯门子。老崔听了嘿嘿一笑说:“干不怪、万不怪,都是那好闻的饭味儿逗诱的。”

我在邻村上初中的时候,也稀罕过人家的饭味儿。中午放学从邻村往家走好几里地,本来肚子就饿得咕咕叫,偏偏出学校不远,路过一苗姓人家的门口时,他家常常溢出的掺有豆面的手擀面条味儿尤其香。再是这家人习惯做熬蟹酱菜,饿肚子遇到既香又鲜的饭味儿,馋得脚步一时迈得不怎么顺溜。到了本村,离我家仅一条胡同之隔的邻居赵大叔家逢煮地瓜等烧硬火的时候,老爱切上葱、拍上蒜,再搁上茴香跟桂皮,还炖咸鱼淋上猪油就饭。想想,像我一样放学回家的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,都饿得肚皮耷拉着,谁能扛过这等好的饭味儿引逗。有年初冬,我真的被这饭味儿牵拉着进到赵大叔家里,亲口尝了刚端出锅的蒸炖咸鱼,为此还挨了父母白眼,说我“馋得出了大洋相”。

人的味觉跟嗅觉都是有记忆的。饭味儿对人有着天然的诱惑力,尤其在饥饿时,闻过的、尝过的饭味儿都不会轻易忘掉。一碗饭菜的气味吸进鼻腔,瞬间会勾起人的食欲。清贫岁月里,那种想吃却吃不到的矛盾,往往叫人心生沮丧。而今,生活日益向好,闻饭味儿早就升至尝饭味儿了。对此,住村南梢曾念过几年私塾的耄耋老人杨叔说得好:“困顿日子闻个饭味儿,是给饥饿身心一些安抚。眼下这好日子,尝个饭味儿,是对好生活的感恩。”



秋天的岛城(外二章)

赵惠民

秋天的岛城

我爱秋天的岛城。

青岛是一座激情洋溢的乐园。

在这里,你可以领略到海的诱惑,在拍打着每一个游人的心岸。你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翩跹起舞,你会看到青山、碧海、红瓦、绿树。

这座北方的岛城,山有绿色,海水碧蓝。

尤其是在秋天,这座城市的绿,鲜绿、深绿、葱绿,及由绿变黄、变红、变紫的一种种季节的颜色,时刻在连接着,在变化着,在交错着,在波动着。

远山近海重重叠叠的秋韵,被时光变成一座通体浸染的秋日画面。

岛城很美,栈桥延伸着游人的心,鸥鸟与游客亲密成难解难分。

奥帆中心帆船桅杆林立,随时准备扬帆竞发。

岛城是一座纯粹的、天人合一的绿色、有朝气的年轻城市,让每一个从五湖四海奔来的游人钟情、陶醉。

暮色的海

夕阳在西天边际踟躇着的瞬间。

海被折叠出一层层翠红、暗红与紫橙色的印痕。

晚霞浸润在海水里,一缕缕波纹在随着日落湮散开来。

涛声绝美。

如情人缠缠绵绵之絮语,又如恋人难舍难离,互诉着分离的衷曲。

此刻,西部天上的云霓,在不住地翻腾着。

初升的新月,也泛着一种莹明神奇的光色。

柔软的汇泉湾,柔软的金沙滩,捧着月亮久久不停地亲吻,荡漾着波光粼粼的丝丝缠绵。

日升月落,大自然神奇而壮观。

岛城的黎明与暮色皆很美,真实的美景就矗立在这永恒的一瞬间壮观里。

八大关前的思索

中西文化的合奏,给这座“万国建筑博物馆”披上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韶关路的碧桃,正阳路的紫薇,紫荆关路的雪松,居庸关路的五角枫,在此共同谱出了一曲璀璨的织锦霓裳。

霜降时节,八大关仿佛一下变幻了色调板。

在这里,我领略到居庸关的银杏树的金黄,我领略到嘉峪关路五角红枫的红艳如火,我还领略到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。

这每一步,都踏出了岁月的诗意。

置身于八大关景区,漫步于浓浓的林荫道,也可以享受俄式、英式、法式、德式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景。

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斑驳的墙面上,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,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脉搏。

八大关,一处知名文化遗产。

一座岛城独有的文化根脉。

主持人:贾小飞